

柳林风声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英] 肯尼思·格雷厄姆 著
(Kenneth Grahame)

谢华明 译

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目

柳林风声

[英] 肯尼思·格雷厄姆 著

谢华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林风声 / (英) 肯尼思·格雷厄姆著; 谢华明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500-2625-4

I. ①柳… II. ①肯… ②谢… III. ①童话—英国—
现代 IV. 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1003 号

柳林风声

[英] 肯尼思·格雷厄姆 著 谢华明 译

出品人 杨建峰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刘云

美术编辑 松雪王进

制作 王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1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2625-4

定价 28.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肯尼思·格雷厄姆(1859—1932)，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5岁时母亲去世，9岁的那一年跟随父亲迁移到伦敦以西的伯克郡。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活动，主要写散文和小说，并参与了莎士比亚、雪莱、济慈等协会的工作。中年得子，格雷厄姆显得倍加珍爱，从孩子4岁起，每天晚上他都会为孩子讲一小段非常动听的动物故事。在孩子去海滨度假时，格雷厄姆就接连给他写信，讲一只蟾蜍的历险故事。这些信，后来成了《柳树间的风》（即《柳林风声》）的蓝本。

《柳林风声》这部儿童小说以动物为叙事的主体，从动物的视角来观察和感受大自然及人类社会，逆转了动物被客体化的传统叙事。《柳林风声》不仅带读者经历动物主角们随着季节变化的生活故事，还生动地刻画了柳林中萦绕的友谊与温情。小说中，动物替代人类成为了自然中的审美主体，透过这些动物的视角，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直接体会到动物对自然的依恋和他们在自然中的归属感，感受到

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在情感上的亲和性，从而去追溯人与动物之间的同源性。这促使人们放下优越感，重新审视动物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重建对其他生物的道德良知，将伦理道德的对象从人本身扩展到其他动物，乃至整个生物共同体。

2018 年 1 月

目 录

第一章

河堤 / 001

第二章

大道 / 018

第三章

野丛林 / 035

第四章

獾先生 / 051

第五章

我可爱的家 / 068

第六章

蛤蟆先生 / 088

第七章

105 / 在黎明之前吹箫的人

第八章

119 / 癞蛤蟆的冒险经历

第九章

136 / 一起旅行

第十章

156 / 癞蛤蟆的第二次冒险记

第十一章

177 / 癞蛤蟆泪如雨下

第十二章

198 / 浪子回头

第一章 河堤

整整一个上午，鼯鼠一直在忙着给他小小的家搞一次大扫除。他首先用扫帚扫，再用掸子掸，然后一手拿着把刷子，一手提着桶石灰水，一会儿爬到梯子上，一会儿跳到台阶上，一会儿站到椅子上，忙着粉刷墙壁，直弄得腰酸臂痛，喉咙与眼睛里都呛了灰尘，一身黑毛溅满了白色的石灰水。头上的蓝天、脚下的大地、周围的一切，处处都充满了春天的气息。春天带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也来到了鼯鼠那阴暗低矮的小屋。鼯鼠突然猛地把刷子往地上一摔，叫道：“烦死了！”“讨厌！”“再也不搞大扫除了！”然后连上衣都顾不上穿就冲出了家门。他好像听见天上有个声音在急切地呼唤着他，便急急地朝小地洞奔去。地洞通向公园的石子路，住在那里的动物们能够尽情地享受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他用他的小爪子不断地扒呀、刨呀、挖呀，然后再挖呀、刨呀、扒呀，嘴里还在不停地嘟哝着：“上去一点儿！再上去一点儿！”终于，只听到“砰”的一声，他的嘴巴、鼻子伸出了地面，暴露在阳光中，身子也滚到了沼泽地上暖融融的草丛里。

鼯鼠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太好了！比粉刷墙壁要好

多了！”阳光温暖地照在他的毛发上，和煦的春风吹拂着他满是汗的前额。因为一直是一个人住在洞穴里，小鸟欢快的歌声在他那迟钝的耳朵听来，简直就像是高声喊叫。他沉浸在生活的欢乐与春天的喜悦之中。他立刻跳着站起身来，穿过草地，来到了草地另一边的篱笆前。

“站住！”一只老兔子在篱笆缺口那儿叫道，“这是我家柳林风声的路。要想过去就留下六便士买路钱！”这一声叫喊惊动了别的兔子，他们一个个赶快从洞里探出头来，想看看外面吵什么。鼯鼠根本没有耐心去听这一套，也根本没有把兔子放在眼里。他一面沿着篱笆快步往前走，一面冲着那些兔子嚷道：“笨蛋！笨蛋！”然后，他趁他们还没有想出一句恰当的话来回敬他，就跑了过去。等他跑远了以后，这些兔子一个个互相埋怨起来：“你真笨！你怎么不说他……”“得啦，你怎么不说……”“你本该说他……”这些兔子每次都是这样，总是等到事情已经过去，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时才变成聪明绝顶。

这一切真是太好了，让人都难以相信是真的。鼯鼠沿着篱笆继续向前走，穿过了一块块草地，走过了一簇簇灌木林。他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看到到处都有鸟儿在做窝，到处都有鲜花在开放，四处都有绿叶在冒尖——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勃勃，那么喜气洋洋，那么忙忙碌碌。鼯鼠不

但没有为自己不在粉刷墙壁而感到有点儿惭愧，反而为自己是所有这些忙忙碌碌的人中唯一清闲的人而感到开心。

正当他心满意足地到处闲逛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条河水充盈的河边。鼯鼠从来没有看到过河，认为它是头油光发亮、蜿蜒游动的巨兽。看见这头巨兽欢笑着、追逐着，时而“咯咯”笑着抓起什么东西，时而又“哈哈”笑着把这些东西松开。它一会儿向新伙伴扑过去，将它们一下子冲散，一会儿又重新把它们抓住，聚在一起。一切都在晃动、都在闪耀——波光粼粼的涟漪、汨汨潺潺的微波、奔腾打旋的流水。鼯鼠看得心旷神怡、如痴如醉。他顺着河岸慢慢向前跑去，就像一个人小时候被大人的神奇故事迷住了，跟在他的身边一路跑过去一样。鼯鼠终于跑累了，一屁股坐在了河岸上，而河水还在喋喋不休地和他聊着天。它在讲着世界上最动听的故事。这些故事来自大地的深处，最后将要汇入包容一切的大海。当他坐在草地上向对岸望去的时候，看到对岸有个小黑洞，恰好在水边上。他迷迷糊糊地觉得，对于一个要求不高而又乐于住在水边的动物来说，这么一个远离尘嚣而又不会被洪水淹没的地方，该是一个多好的住处啊！就在他眼睛一眨不眨地向那里看的时候，洞里边好像有什么明亮的小东西闪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又闪了一下，就像是一颗小星星。可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星星呢？是萤火虫吗？可是又太亮太大了

点儿。他再仔细一看，发现那东西朝他眨了眨，原来那是一只眼睛。接着一张小脸慢慢露了出来，环绕在那只眼睛的周围，就像一个镜框环绕着一幅画一样。

那是一张棕色的小脸，上面长着胡子。

一张十分不起眼的圆脸，眼睛里闪烁着最初吸引住鼯鼠的那种光。

一对匀称的耳朵，一身丝绒般的毛。

原来是一只水老鼠！

这两个小动物站在那儿，小心地打量着对方。

“你好，鼯鼠！”老鼠说。

“你好，老鼠！”鼯鼠说。

“你想过来吗？”老鼠接着问。

“哦，我们就这样聊聊好了。”鼯鼠谨慎地说。他第一次来到河边，对河边的生活还很陌生。

老鼠没有说什么，而是弯下腰，解开一根绳子，把绳子卷起来，然后再迈进一条鼯鼠刚才没有看到的小船。小船外面漆成蓝色，里面漆成白色，刚好可以坐得下两个动物。鼯鼠一看到它就被它吸引住了，尽管他还不完全明白它是做什么用的。

老鼠熟练地把船划过来，靠在岸边。鼯鼠扶着老鼠伸出的一只前爪，小心翼翼地要上船。

“扶住我的手！”老鼠道，“一步就跳上来！”鼯鼠又

惊又喜地发现自己真的坐在了这条小船的船尾。

“今天真痛快！”老鼠推开船去划桨时，鼯鼠说，“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还从未坐过船呢。”

“什么？”老鼠张大嘴巴叫了起来，“从来没有坐过……你是说你从来没有坐过船？那你一直都在做什么呀？”

“坐船真的那么好吗？”鼯鼠不好意思地问，不过他心里早已认定坐船很好玩。他身子往后靠在座位上，仔细打量着座垫、船桨、桨架，以及船里各种令他觉得新鲜的东西，同时感到小船在他的脚底下轻轻地晃动了起来。

“真的那么好吗？简直是好极了！”老鼠一边郑重其事地说着，一边弯下腰划着桨，“我的朋友，请相信我的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真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盖过在船上待上那么一会儿。哪怕只是待上一会儿都是好的。”他好像是在梦中一样念叨着：“在……船上……待……一会儿……待一会儿……”

“当心前边，老鼠！”鼯鼠突然惊叫道。

可是已经迟了。小船一头撞到岸上，歪了。我们那位梦想家，那位快活的划桨手，一下子四脚朝天摔在船舱里。

“……在船上……和船在一起。”老鼠开心地笑着站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说，“在不在船上并不重要，只要玩得欢快就行。只要你坐到船上，不管你是想出游还是想待着

不动，不管你是到达你的目的地还是到达别的地方，或者哪儿都不去，你总有事情做，总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做完这件事还有那件事。只要你愿意，你总有做不完的事。不过，你最好还是别当真。你听我说，你今天早晨要是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我们能够一起顺着小河漂下去，整整玩上一天，好吗？”

鼯鼠高兴得手舞足蹈，十分满足地舒了口气，然后开心地靠在软软的座垫上。“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他说，“我们赶快出发吧！”

“等一等！”老鼠说。他把缆绳拴在岸边的环上，爬进了自己的洞里。没过多久，他又摇摇晃晃地出来了，头上顶着一个装满了午餐的大柳条篮子。

“将它推到你的脚前。”他把篮子递到船上，对鼯鼠说。然后他解开缆绳，又操起船桨。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鼯鼠把篮子左摇右晃地推到前面，好奇地问。

“里面有冻鸡，”老鼠简单地答道，“还有冻舌头、冻火腿、冻牛肉、腌黄瓜、色拉、小面包卷、洋白菜、三明治、罐头肉、姜汁啤酒、柠檬汁、苏打水……”

“哦，行了，行了，”鼯鼠欣喜地叫道，“东西太多了！”

“你真的觉得太多了吗？”老鼠一本正经地说，“我每次出去都带这么多东西，可是别的动物总是说我太抠门，太精打细算！”

老鼠的话，鼯鼠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正沉浸在刚刚过上的这种新生活里，陶醉在那粼粼的波光、百花的芳香、百鸟的歌声和明媚的阳光中。他把一只爪子伸到水里，做起了长长的白日梦。老鼠真是个好同伴，只是一个劲儿地划着桨，不去惊动鼯鼠。

“伙计，我十分喜欢你身上的衣服，”过了大约半个小时，老鼠说，“我准备一有钱就买一套黑色天鹅绒的吸烟服。”

“对不起，你说什么？”鼯鼠说，竭力使自己清醒过来，“你肯定认为我非常没有礼貌吧，可这一切对我来说太新鲜了。那么……这……就……是……河喽！”

“是我们的河。”老鼠纠正他的话道。

“你真的就住在这河边？那该多么开心呀！”

“是的，就住在这河边，就和这河在一起，也生活在这条河上。”老鼠说，“这河是我的兄弟姐妹，也是我的阿姨与伙伴。它给我吃的、喝的，当然也是我盥洗的地方。这就是我的天地，我也不想再有其他天地。河里没有的东西不值得我去拥有，它不知道的东西也不值得我去了解。天

哪！我和它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的幸福啊！不论是冬夏还是春秋，它总是那样有趣，那样迷人。二月，洪水泛滥的时候，河水会灌进我的地窖和储藏室，弄得我什么都不方便，但是棕色的河水却也从我最好的卧室的窗外流过，为我带来说不尽的乐趣；等到洪水退落之后，留下的一块块泥浆闻起来就像是葡萄干蛋糕，河道里塞满了灯芯草之类的杂草，这时候我又可以穿着干干的鞋子在大部分的河床上闲逛，找一些新鲜的东西吃，或者找到一些粗心的人从船上扔下的东西。”

“可是你只与这条河在一起，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鼯鼠冒昧地说，“你有时候是不是觉得很乏味呢？”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嗨，我不怪你，”老鼠耐心地说道，“你刚来这里，当然不了解情况啦，住在河岸上的人可多了，弄得现在许多人都在纷纷搬走。唉，这里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那些水獭、翠鸟、鸳鸯、松鸡现在整天都围在这里，总是要你给他们讲这讲那——就好像你没有什么事儿干一样！”

“那是什么？”鼯鼠用爪子指着岸边水草地后面黑压压的森林问。

“哪个？哦，那是野森林，”老鼠赶紧答道，“我们住在河岸上的人很少去那里。”

“难道……难道住在那里的人都十分不好吗？”鼯鼠有些不安地问道。

“哦，”老鼠说，“让我想想。那些松鼠还不错。那些兔子嘛，有些还可以，但他们是好坏参半。当然那儿还有獾。他就住在森林的中间，不愿意住在别的地方。你就是花钱请他，他也不会搬家的。可爱的老獾！谁也不去招惹他——最好谁也不去惹他。”他又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

“那么，有谁会去惹他呢？”鼯鼠问。

“呃，当然总有一些人去招惹他啦，”老鼠犹豫了一下，向鼯鼠解释说，“黄鼠狼——白鼬——狐狸，等等。这些人有的方面还是不错的——我和他们全是好朋友——有时见了面还会玩上一天。不过他们有时也确实太过分了——怎么说呢，你不能真的相信他们。这是实情。”

鼯鼠知道，老是喋喋不休地谈论以后或许会遇到什么麻烦，甚至只是间接地提一下，都是违反动物们的戒律的，所以他撇开了这个话题。

“那野森林再过去又是什么呢？”他问，“那里蓝蓝的，很暗，看上去像是群山，又有些不像，好像是城市里冒出的烟，难道是白云在飘动吗？”

“野树林那边是广阔的世界，”老鼠说，“那地方同你我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也根本打算去。

你要是理智，也决不能去那里。以后请再也不要提起那
儿了。好了！我们终于到了平静的水面，就在这里吃午
饭吧。”

他们现在离开了主航道，将船划进了一个初看上去像四
面被陆地环绕的小湖的地方。两边是绿茵茵的草地，歪歪
扭扭的棕色树根在平静的水面下晃动着。前面是银色的河
坝和泡沫四溅的流水，推动着一个湿漉漉的永不停息的水
轮。水轮转动的地方只露出一个灰色尖顶的磨坊，空中回
响着汨汨的流水声，单调而又沉闷，简直要催人入睡，但有
时它也会发出清脆、欢快的响声。这儿景色太美了，鼯鼠
不由得举起两只前爪，连声赞叹：“哦，天哪！哦，天
哪！哦，天哪！”

老鼠把船划到岸边，拴牢，把笨拙的鼯鼠扶上岸，然后
把午餐篮拎到了岸上。

鼯鼠恳求老鼠让他独自打开午餐篮，老鼠欣然同意，然
后四脚朝天地仰躺在草地上休息。鼯鼠怀着激动的心情抖
开桌布铺在地上，然后一样一样地拿出那些神秘的小包，把
它们依次摆好。他每当打开一个小包都要惊叹一下：
“哦，天哪！哦，天哪！”等食物全部摆好后，老鼠说：
“动手吃饭吧，老伙计！”鼯鼠真的十分高兴地动手吃了起
来，因为他像所有搞大扫除的人一样，一大早就开始忙起